

# 夜色中 他们在辛苦忙碌

## 核心提示

夜已经沉沉地黑了下来,多数市民都与家人温馨相聚,另外一些人却还在辛苦地忙碌着,9点,10点,11点,甚至凌晨两三点或者更晚。是他们的辛苦劳作,使我们这个城市在夜间也没有停步,使我们的生活得以正常向前,使我们的一些需求得以保障和实现。让我们走进这些深夜劳作的岗位,走进深夜劳作的人们,体验他们的艰辛,感受他们的平淡,记住他们的身影,感谢他们默默无闻的奉献……

## 街头的哥 随时迎候夜归人

本报记者 侯爱敏

夜里11点15分,出了单位大门刚站定,就有一辆空车驶了过来,这在白天或晚上9点以前是很少见的。开门上车,记者也开始零距离走近夜班出租这一行业。

“去哪里?”“丰庆路国基路口。”司机师傅熟练地拐上了桐柏路。此时车流稀少,马路显得异常安静和宽阔。车速很快,司机小王年龄不大,攀谈一阵后,他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自己25岁,商丘人,在郑州生活6年,开出租两年多,包的,车,一直开夜班。

因为工作,小王的作息是颠倒的,晚上6点接车开始工作,早上6点交车回家休息。说起干夜班出租,他头头是道:“我喜欢跑夜班,白天生意虽然比晚上好,但车多,路况复杂,开着费心。晚上的道路可以敞开了跑,一般能挣个300来块,去掉气钱、租车钱,净落一百多块,如果能接个长途活,那就挣得更多。”对小王来说还有另外一个现实问题:跑白班要交140元的租车钱,晚上只要90元。但是晚上最怕的就是碰见“醉鬼”,“有的人上车时很清醒,可走一段就开吐,车弄脏了直接影响下面的生意。”

小王说,大部分夜班出租的工作都是这样的,12点前在路上找活,12点后就各找中意的地儿开始“趴活”了。“大都是在酒店、娱乐场所、都市村庄这些地方。”小王喜欢去都市村庄,“生意好的娱乐场所、酒店,现在停车等活儿都开始收费了。”“火车站?晚上去,但是得排队。”小王一般12点多要去吃顿饭,之后就开“趴活”,“一顿饭花个20块钱左右。吃饭的地方不固定,看拉客人到哪个地方,随机选择。”

奔着目的地,小王从桐柏路上农业路、再转丰庆路,一路上畅通无阻,真有点兜风的感觉。收音机里的歌声一直在响,“没有生意时,听听收音机可以打发时间。”小王说。虽然是一个人在郑州,但小王平时花钱的地方也不少,“钱不经花,一年也就是带回家两万块钱。”一年到头,他只有过年的时候回老家待上四五天,剩下的时间,每天夜晚都开着车穿梭在郑州的大街小巷。

出租车到达目的地时,11点38分,比平时快了近10分钟。

## 火车站检票员 一晚接车百余列

本报记者 赵文静 文/图

11日晚上10时许,绿城的夜空飘着绵密的细雨,寒风不算刺骨,但也驱使着路人加快回家的脚步。

此时,郑州火车站第六候车大厅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旅客们密密麻麻地坐在座位上,或低声私语,或闭目养神……不远处,身穿蓝色制服的火车站检票员穿梭忙碌于几个检票口。

“湛江开往北京的K158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清晰的喇叭声过后,旅客们迅速在4号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检票员雷阳一手拿着检票钳,一手接过旅客手中的车票,两眼扫视票面信息后,迅速地在车票上打孔。“检票时,须集中精力把票上的信息看准确,否则会影响旅客出行。”她告诉记者,检票的程序虽然简单,但是责任很大。

话没说完,又一列火车进站,雷阳迅速走向另一个检票口。记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她3分多钟检了100多张车票,平均不到两秒就得检一张。“我们南区小组有11个工作人员,主要负责4个候车厅。忙起来,几个小时都顾不上喝水。”她说,最忙时,一晚上得连续接100多列车,一辆列车就得检好几百张票。

凌晨零点,进站的列车略少了些,雷阳微微欠了一下身体,趁机活动活动手腕。“雷阳,赶紧到无障碍通道,把一位坐轮椅的残疾人旅客送到站台。”没有片刻休息,她手中的对讲机里又传来了新的任务。

送完重点旅客后,雷阳又赶回第六候车厅,等待下一列火车进站。“我们值夜班都是晚上7点半上班,早上8点半下班。最难熬的是凌晨四五点钟,困得直想找个小棍把眼皮支起来。”她笑着说,自己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8年,每个月都要值七八个夜班,已经习惯了。

熬夜苦,受委屈更苦。其实,日常工作中,检票员常会遇到一些态度不好的旅客,挨骂也是常有的事。“挨了骂,我们也绝不能再还口,旅客出门在外也挺不容易,而我们的服务就是为了让旅客顺利安全出行。”采访临近结束,雷阳告诉记者,检票员的工作单调且工作量大,容易产生烦躁情绪,也希望更多的旅客能够理解和支持这份工作。



## 信函分拣员 常彻夜不眠

本报记者 成燕 文/图

22:10,记者来到位于紫荆山路与二里岗南街交叉路口的市邮政局市内分拣局。虽然已是夜晚,这里却是一片繁忙。在一排排蓝色的信件分拣架前,众多身穿绿色邮政工装的分拣员正在熟练迅速地分拣信函。

34岁的苏丽已在这个岗位干了10年。坐在特制的高凳上,苏丽从一大堆信件中麻利地拿出一摞信,迅速开始分起来。她指着分拣架上一个“方格子”告诉记者,她要把这些信件按照目的地地址分放到18个“格子”里,这些“格子”分别代表着全市18个邮政投递分局。虽然每个“格子”并没有标注分局名称,苏丽却能凭感觉快速准确地分发信件。

“干时间长了,我们都牢牢记住了每个分拣格子代表的分局名称。”苏丽解释说。

“我们这是粗分班,只负责把信件、包裹等分到18个分局,到夜里11点半后,还有细分组的员工要上班,把信件、包裹分到需投递的各段道,他们最晚会工作到凌晨四五点。”50多岁的粗分班班长忻惠民告诉记者。这位30多年工龄的“老邮政”谈起分拣业务如数家珍。他介绍,粗分班平均每天要处理八九万封信件,多数是商业信函。在分拣员岗位上干了几十年的赵梅谈起感受风趣地说:“每到12月底,我们整个大厅堆的信件、贺卡、包裹就像座小山,人埋在里头干活只露个头,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由于需处理的信函太多,分拣速度必须提高。“我们一秒内可以分拣两封信,有个同事分500封信只用了3分40秒。”32岁的赵君一边给挂号信登记编号,一边说。她说,在所有信件中,挂号信的处理流程最复杂,每封信都有编码,在每个分发环节都要逐个进行登记,以便邮寄者查询。

已是深夜23点,苏丽和同事们还在紧张忙碌着,记者不忍心再打扰,与他们告别。浓浓夜色中,路上车稀人少,新的一天即将到来。

## 深夜动物园 寂寞守兽人

本报记者 裴其娟

夜里9点,正是全家围坐共享天伦,或呼朋唤友叙谈友情的时候,而在夜幕笼罩下的郑州市动物园,陪伴夜班饲养员路志飞的,只有清风、明月、林子和犀牛、大象、河马、长颈鹿四种不会说话的动物。

听说记者要采访值夜班的饲养员,市动物园办公室工作人员小罗一下子就想到了25岁的路志飞。小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腼腆、踏实,毕业于郑州牧专的他,在干了两年业务员之后,选择了应聘到市动物园做一名饲养员,除了白天与另外两名同事一起工作,夜里还要照料犀牛、大象、河马、长颈鹿四种动物,包括为动物加餐、观察记录它们的健康状况、保证动物安全在笼等等。

在小路的带领下,记者走进了他与犀牛房一墙之隔的宿舍,四周除了寂静的园林,空无一人,房间里弥漫着动物宿舍中特殊的气味,没有电视,小路唯一的消遣是一台不能上网的电脑。小路说,一年来,除了外出吃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园子里。他很喜欢这份工作,虽然每天清理馆舍的粪便在外人看来有些脏,但是工作稳定,一个月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而且照料这些庞然大物其实很单纯,内心相对比较平静。“犀牛的角其实是软的,长颈鹿既优雅又神经质,大象能一口吃个团圆冬瓜。”聊到动物的特性,小路如数家珍。

每天晚上10点前,小路都要对四个馆舍逐一巡视一番,检查馆舍的铁门是否安全、动物精神状态是否正常,一旦发现动物精神不振,如长颈鹿躺倒之类的症状,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治。在偌大的市动物园里,每天夜间至少要有六七十个像小路一样的守兽人,多年以来,由于有了他们的细心照料,市动物园未发生过意外出笼、贻误病情等事故。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心中若无烦恼事,便是人生好时节。”这四句话,也许正是小路工作和生活状况的写照。

守护着喧嚣都市里难得的一座自然乐园,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方净土,这也许是像小路一样的守兽人工作的意义——恬淡而又平静,寂寞而又诗意。

## 安全保供水 一刻不得闲

本报记者 张丽霞

每天早晨起床打开水龙头,我们已习惯了自来水带给我们的方便和洁净,可很少有人知道每天晚上疲惫的我们洗完热水澡准备休息时,依然有这么一群人,在为城市的安全用水而默默坚守在岗位上,有的,就是一辈子。

加氯、加氧、快速、化验室、沉砂池……深夜,柿园水厂内,记者摸黑来到这些鲜为人知的岗位上。22:40,沿着水厂内的沉淀池,记者从制水工艺的第一道工序加氯车间来到了加氧车间,刚刚交接班的汪鹤萍开始投入忙碌的夜班工作中,查看设备运转是否正常、观察出厂余氯是否合格,填写每小时的统计数据表。

23:03,在滤池监控分站,正在值班的年轻小伙子王磊磊说:“从22:00到第二天8:00,单点需要取水检验滤后浊度,双点巡视设备运行情况。”他是刚分配到自来水公司的大学生,每天晚上要骑电动车赶到偏僻的水厂上班。

23:20,沿着石佛村乡间小道,记者驱车10公里一路颠簸来到石佛沉砂池水源车间。漆黑的大院里,54岁的值班主朱成民和两位同事正坚守在石佛水源地安防监控系统前。朱成民在制水一线岗位已经干了31年。“夜班每天16:00接班,第二天8:30下班。”朱成民告诉记者,晚饭都是工人各自从家里带来,在微波炉里热热凑合就是一顿饭。

凌晨1:00,记者结束了采访,而这些水厂一线的工人们还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如果不是亲眼目睹,还以为水厂夜班工人工作很清闲,近距离走近他们后才发现,在每个人值守的8个小时里,他们几乎一刻都不能停歇,不是要统计数据报表,就是到厂区巡视,不是去观察水情,就是到取水点取水化验水质。正是他们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但责任重大的工作,才有了全市人民每天的安全用水。

## 菜贩夫妇 能睡4小时就知足

本报记者 覃岩峰

23:00,城市的灯光渐渐暗下来,但陈碧蔬菜批发市场里依然灯火通明。

23:00,也是菜贩苏小琦、武欣夫妇交接班的时间。

“一眨眼都7年了,虽然赚钱不多,但这里肯定要比老家好,起码能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武欣说,18岁从老家出来,就一直在陈碧蔬菜批发市场做土豆批发,7年间,自己买了房,成了家,生了孩子,总算是在郑州站稳了脚。

由于市场主要针对郑州本地客户,最忙的时间是从凌晨两点开始到夜里七点,其余的时间苏小琦夫妇可以清静清静账目,顺便唠唠家常。

丈夫苏小琦言语不多,但数起成堆成袋的土豆,显得认真而细致。“干我们这行没体力不行,每天能睡上4个小时就不错了!”苏小琦一边清点土豆,一边向记者“诉苦”。

看着市场里三三两两赶着深夜来批发的菜贩,武欣感觉,相比往年,今年的钱不太好赚。“一斤土豆批发价也就在5毛到7毛之间,一斤就赚几分钱,算上烂掉的土豆,赚的就更少!”扒开堆在最外面的几袋土豆,武欣告诉记者,这些土豆放的时间比较长,快要烂掉了,得赶紧处理掉,能少赔就不赔了。

“为了帮客户搬运土豆,我们请了三个长工,一个长工每月得开3000块。”武欣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的物流成本几乎翻了一番,人工成本也涨了不少,土豆

## 巡防队员 巡出都市平安夜

本报记者 宋建巧

晚上9点,记者见到巡防队员刘伟强和赵卫华的时候,他俩正好坐在巡防车上准备再次出去巡街,长年巡防工作使得两人都有着标志性的黑脸庞。

“一般情况下在辖区巡防一圈儿需要40多分钟,巡防车夜间巡防从傍晚6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夜里12点,夜班步巡的队员工作到早上7点。”记者坐上车,刘伟强一边开车一边介绍。

行至伊洛路文化宫路交叉口,被一位姓胡的大姐拦下,“我家的狗丢了,麻烦你们巡街的时候帮我找找吧。”赵卫华详细记录了丢失犬只的体貌特征等信息,“您放心吧,我们路上一定帮您留心。”

文化宫路98号院门口,巡防车又被一位大哥叫住,“我们小区里有一个杨师傅,是残疾人,屋里灯泡坏了自己换不了,可是我没梯子啥的也没法帮忙。”赵卫华立即下车跟着这位大哥来到杨师傅家,一时找不到合适工具,够不着灯泡,热心大哥抱着赵卫华的双腿,将他高高举起,赵卫华摇摇头晃晃扶着天花板换了灯泡。看到杨师傅身体残疾,生活多有不便,赵卫华从怀里掏出一张便民联系卡交给他,告诉他以后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中队的值班电话,他们会及时提供帮助。

“我们有啥事儿都找巡防,人家热心肠着呢。”听到附近居民的赞扬,赵卫华谦虚地说:“我们一般处理的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谁家水管坏了啊,路上遇上醉汉需要帮助啦,帮人指个路啦,遇到大事、突发性事件,我们就要移交警察处理了。”

晚上10点半,街上行人渐渐稀少,深秋的寒意阵阵袭来,坐在四面漏风的巡防车上,寒风飕飕地吹在脸上,记者开始瑟瑟发抖。看到记者的窘态,赵卫华笑了:“现在这天气还算好的,冬天穿军大衣都不御寒,只好在衣服里一层层地套毛衣、护膝。”即便是这样,工资也不高,做了3年多巡防队员的赵卫华却从没想过调换个岗位,“我们解决的事儿虽小,但都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困难,大伙一有事儿就直接找我们,这种信任让我一直舍不得离开。”

## 城建提速 挑灯夜战赶工期

本报记者 王文霞

记者来到新郑州站时,已是晚上9点半。一路东行,城市的灯光渐渐暗淡下来,而这里却灯火通明,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建设者们热火朝天的干劲让记者为之振奋。

建设者正为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地下广场工程忙碌着。作为配套市政工程的一部分,此项目涉及1号线、5号线和地铁线新郑州站、西广场地下空间开发三个项目。为保证高铁站房的顺利投运,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要在10月底完成主体结构建设。工期要求紧,而且这三项工程都处于新郑州站下方,加上新郑州站也在施工中,双方交叉施工,施工难度很大。

几日的秋雨,让工地一片泥泞,记者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总调度室的值班室时,见到正在值班的电工王龙,他负责工地上所有的发电机和照明设备,责任重大。王龙告诉记者,他们晚上分成两班,以确保用电安全。“后半夜最难熬,困困就出去走走。”

13米的深坑里,工人们有的忙着做模板,有的扎钢筋,有的打混凝土柱……没人注意到记者的到来,头顶上6个巨大的塔吊来来回回忙着运送钢筋。50多岁的储勤洲正给一个塔吊装切割好的钢筋,记者问他一个晚上能装多少,他憨憨地笑着说,没数过,反正一直没闲过。“累吗?”“不累,能早日把工程做完就高兴。”

现场总工程师袁明波告诉记者,晚上有600多人在工地上施工,节假日也没有休息过。工人们绝大多数家都在外地,一直也都没有回去过。林家瑞是轨道公司的现场代表,他们有3个人吃住住在现场,随时遇到的问题。

月光如水秋夜凉,在这个3万平方米的场地里,他们默默地为郑州美好的明天奉献着,一如他们平常的每一天,而这些努力凝聚起一个城市奋勇向上的力量。感谢这些可敬的建设者。

的批发价却和往年差不多,利润寥寥。为了节省人工成本,夫妇俩的父母也都过来帮忙。

和土豆打了7年交道,武欣说自己一直琢磨着“转行”,但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只能做蔬菜批发,因为技能不多,也因为对土豆太熟悉。

和很多来郑闯荡的外地人一样,武欣爱郑州,也愿意把家一直安在郑州。提起家里两岁的孩子,武欣脸上重新挂上了笑容,她计划着,孩子能上郑州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然后上最好的大学,可以选择他自己喜欢的职业。